

▲ 玉壶冰心

秋天的韵味

□ 许凯

最美的金秋,最美的十月,仿佛是时光精心涂抹的一层滤镜。放眼望去,层叠的山林披上缤纷彩衣,溪水在石间潺湲,天空蓝得纯净透亮,空气里弥漫着清冽而幽静的香气。

不必刻意去远方寻秋。抬首,天穹比夏日更显深邃;俯身,草尖犹存不肯褪尽的残绿。置身于这些俯拾皆是的寻常景致,心便沉入一种澄澈的宁静之中。这正是十月最温柔的馈赠,让世界在秋的尾声里,依旧焕发着不竭的魅力与沉静的生机。

若论懂秋,树,大抵是其中懂秋至深者。它不似菊,要靠绽放宣告秋的到来;也不似雁,需借迁徙标注秋的轨迹。树只在枝叶间悄悄变换色彩,便将秋的心事藏进每一片叶脉。秋风吹起,树叶翩跹而落,铺就一地斑斓。叶上斑驳的印记,仿佛在轻声诉说着秋水长天、时光流转的故事。

各色花儿也过了最盛的花期,有的依旧葳蕤,有的开始敛容,却仍绽得灿烂,以一种忘我的姿态,书写秋天降临大地的诗行。一年之中,并非只有春天才有花开。四时皆有芳华,只不过随着季节更迭,花事有时繁盛、有时稀疏,有时喧闹、有时静雅。享受季节的眷顾,每一季的花,皆有其不可替代的芳华。

不仅草木在诠释秋意,文人亦常在秋天寻得独特的感悟。我国著名翻译家朱生豪先生曾说:“秋是最可爱的季节,因为它是最清醒的季节,无论春夏秋冬,都能令人作睡眠的联想,唯秋是清醒的。”这份清醒,正是深秋赠予人心的厚礼。它让人更容易看清事物的本质,理解生命的真谛,明白何者可握、何者当舍;懂得接纳无法更改的现实,也积蓄调整自我、勇敢前行的力量。

▲ 碧野芳菲

红枫深处是故乡

□ 王丹丹

异乡的秋天,总是来得特别突然。昨天还穿着单衣,今天早晨推开门,却发现空气中已经带着刺骨的凉意。我住在城郊的一栋小木屋里,窗前正对着几棵枫树。这些枫树在夏天时平平无奇,可一到秋天,就像被施了魔法似的,一天比一天红得热烈。

这里的枫叶红得太张扬,反倒让我想起故乡那含蓄的秋色。故乡的枫叶总是先由边缘开始泛黄,慢慢过渡到浅红,最后才肯展现出全部的红艳。而眼前的这些枫树,仿佛一夜之间就披上了红装,红得那么理直气壮,红得让人措手不及。

枫叶飘落的时候最美。它们不像别的树叶那样直直坠落,而是在空中打着转儿,左摇右晃,好像舍不得离开枝头,又像是在跳最后一支舞。我常常站在窗前,看枫叶一片接一片地飘落,在地上铺成一张红毯,偶尔会捡起几片完整的枫叶,夹在书页中间。时间久了,翻书时总会不小心抖落出几片已经干枯的枫叶。

记得小时候,老家院子里也有一棵枫树。每年秋天,母亲都会带着我扫落叶。我总是抢着干这活儿,其实是因为喜欢踩在落叶上发出的“沙沙”声。我会故意把落叶堆得高高的,然后跳进去,听落叶在脚下碎裂的声响。母亲从不责备我,只是站在屋檐下微笑。那时我不明白,为什么她的笑容里总带着一丝忧伤。长大后才知道,父亲走后,每个秋天都会让她格外思念。

如今漂泊在外,才懂得乡愁不是突如其来的剧烈疼痛,而是细水长流的淡淡忧伤。它藏在超市货架上的家乡特产里,躲在偶然听见的乡音中,隐在月圆之夜的失眠里。

这包容万象的秋,最擅涵纳心事,激发想象,孕育意境。刘禹锡在《秋词》中咏唱“自古逢秋悲寂寥,我言秋日胜春朝”,以晴空一鹤击碎千年窠臼;杜牧停步枫林,吟出“停车坐爱枫林晚,霜叶红于二月花”,令晚秋红叶艳压早春芳菲;苏轼杭州赠友,留下“一年好景君须记,最是橙黄橘绿时”的佳句,道尽秋冬交替的风华。此般诗情穿越时空,让后人依然能从中寻得共鸣,获得源自心底的感悟与启迪。

秋韵称心,妙在它深谙“收”与“放”的智慧。它以特有的节奏,让人在生命的起伏与平衡中体悟真谛:一面是五谷丰登、硕果累累的饱满喜悦,一面是木叶尽脱、万物凋零的淡淡感伤;既有天高云淡的豁达,也萦绕着似有还无的轻愁。

正是这些矛盾的相融,铸就秋天那种独一无二、难以言喻的美。这种美不事张扬,却深入人心——它教人在收获时感恩,在凋零中学会释然。当秋意浓到极致,落花悄然融入广袤的泥土,无言诠释着“落红不是无情物,化作春泥更护花”的深意。心灵应和着这悠扬的晚韵,在岁月长河中,深切感知生命的起伏与生活的丰厚。

有不断参悟、持续觉醒、时时更新,方能抵达真正的成熟与深远。树叶飘零,树依然挺立;花儿凋谢,根犹自深藏,生命正以另一种形态延续。

眼前的秋景,无论是萧瑟凄凉,还是意蕴丰赡,全系于观者的心境。走在秋日的小路上,我也曾为满目苍凉而怅惘,为草衰花败而神伤,为落叶飘零而郁结……然而,当目光触及秋的丰硕、秋的积淀、秋那无言承载的厚重时,心境豁然开朗:原来秋天,亦藏有如此醉人心魄的风景。

自然界的秋天,美得如此深邃;人生的秋天,又何尝不是值得珍重与礼赞的金色华章?

▲ 心灵物语

风起桂花香

□ 王新芳

若说秋天有主角,我认为那一定是桂花了。

桂花对秋的意义,正如春桃夏荷,是一个季节的颜值担当。夜凉初透,一缕幽香,缠绵多情,瞬间将人裹进澄澈的诗意。你便知道,真的是深秋时节了。

桂花又名岩桂、木樨、金粟、九里香等,花朵小巧,花极芬芳,多为黄色、白色或橙色,常见品种有金桂、银桂、丹桂、四季桂等,花开仲秋,为名贵香料。在江南,桂树是寻常巷陌里的烟火气;而在北方,每一株桂树都需精心护佑,方能在干燥的风土里,攒出一树细密的金黄。

桂花自古就被文人织进了字里行间。宋之问的“桂子月中落,天香云外飘”,将那香气引向琼楼玉宇;李清照的“自是花中第一流”,又道尽了它谦逊中的风华。最得我心的,始终是王维那句“人闲桂花落”,五个字便是一个圆满的宇宙。唯有心神安顿下来,才能捕捉到这世间最精微的颤动。那落下的,不只是花,也是时光的碎影。

这次在广场看桂花,禁不住心旌摇曳。春天来时,它们立在殿阁楼宇之侧,光滑如革的叶子混在其他树间,几乎辨不出来。此刻,满树绿叶间,竟炸开了无数细小的金芒,密密匝匝,簇拥成团,像是谁将整斛的碎金毫不吝惜地泼洒了上去。走近细看,四片微厚的花瓣小心翼翼地合抱着花蕊,那姿态谦卑得叫人心疼。秋日的阳光,给满树桂花镶上一圈光晕。我立在树下,只觉一身微尘,都被这清香涤荡干净。

一阵风来,细碎的花瓣打着旋儿飞落,落在我的头上、肩上。这不是醍醐一击,也不是顿悟一击,只是让我确认一个秋天。我拈起一朵来看,花极小,不声也不响,细细碎碎,最是寻常。

那香,闻起来很舒服,飘忽不定,难以捕捉,淡而浓,远而近。这并不是我的错觉,清代余姚人高士奇描写桂花:“凡花之香者,或清或浓,不能两兼,唯桂花清可涤尘,浓可透远,一丛开花,邻墙别院,莫不闻之。”窸窣窣,给人绵长而安稳的力量。香不在烈,而在久;人不在显,而在恒。这是桂花告诉我们的最朴素的道理。

桂花开了,人们要采桂花了。桂花可观、可闻、可食。桂花糕,桂花茶,桂花蜜等,都是拾花入馔的佳品。林清玄在文章中写道:“今年的桂花都采尽了,今年的桂花茶也饮完了,秋日已尽,不必挂怀,我们已在心里,埋下桂花的种子……明年的桂花一定会和今年一样香,明年遇到的人一定比今年更好。”

花影扶疏,听落桂无声,心中已将整个清秋妥帖收藏。

▲ 芳草地

寒露

□ 李光辉

在这个时节
鸿雁从北方飞回来了
成为我们期待的来宾
它们排成“一”字形
或者“人”字形
似乎想要表明
它们不是单独回来的
不管它们回来多少
我们都表示欢迎

你看啊
那山边的野菊
望着它们投下的身影
便迅速萌生了蓓蕾
开出了淡黄的花朵
作为献给它们的礼物

你看啊
那空中的麻雀
飞离了栖息的枝头
伴随着南下的冷空气
潜入了大海
变成了蛤蜊
成为款待它们的美味

